

· 第二辑 ·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谢尔盖神父

(俄)列·托尔斯泰 著 蒋路 张冰 译

Dazhong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俄)列·托尔斯泰著

谢尔盖神父

蒋路 张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谢尔盖神父

[俄] 列·托尔斯泰 著
蒋路 张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尔盖神父/(俄)列·托尔斯泰著;蒋路,张冰
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1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ISBN 7-5033-1013-8

I. 谢… II. ①列…②蒋…③张… III. 小说-
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1511.24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1千字 印数: 1—7000

定价: 8元(膜)

顾 问：朱 虹（英语文学）
刘 宁（俄语文学）
柳鸣九（法语文学）
张 黎（德语文学）
吕同六（意大利语文学）
策 划：程步涛 黄国荣
主 编：周启超 成 心
责任编辑：天 宝
责任校对：任绪斌
装帧设计：明 丽

致 读 者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自身的不朽价值和艺术魅力受到世人的喜爱，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便常常形成热点。本社组织翻译出版这一套“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绝非想赶风潮凑热闹，也非瞅着这块市场有什么大利可图，是市场的现实和读者的愿望引起我们一番思考后采取的一个举措。

世界名著，因其经典，配以豪华装帧，出版“珍藏本”、“礼品本”顺理成章；然以目前人民大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准，收藏图书者、以书送礼者，在读者中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世界文学殿堂中，经典作家多如繁星，经典作品浩如烟海，以工程式的鸿篇巨制“文库”、“套书”出版当无不可；但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青年，个人有这种购买能力者、有时间通读者，又会有多少？“大众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大众，开宗明义即人民大众。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出版工作也是为人民大众的。策划者为这套丛书刻意设计了一个类似商标的标志，图案是一只眼睛，瞳仁由

“D”和“Z”（即“大众”二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其含义无庸赘述。这一标志概括了这套丛书的出版主旨，我们给它定的位置是：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名家翻译，高品位，低价格，面向大众，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青年，面向工薪阶层。

“大众丛书”拟从世界范围内遴选 50 位经典作家，从每位作家的著作中精选其最有代表性的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名篇结集，一位一册。图书定价比现时市场的通常书价标准下降 30%，把出版社的利润直接让给读者，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使更多的读者以尽量少的投资，花尽量少的时间，尽量多地欣赏到世界优秀文学名著。

但愿广大读者能接受我们的一点微薄心意。

前　　言

十九世纪是俄国文学最辉煌的时代，她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了一大批光耀史册的名字，而列·托尔斯泰，便是其中最伟大的经典作家之一。

列·尼·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早年失怙，曾就学于喀山大学，因不满大学课程的设置而中途辍学。一生中泰半时间在家乡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度过。四十年代末开始创作，成名作《童年》、《少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奠定了他现实主义作家的巨大声望，形成了以“心灵的辩证法”为标志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三大小说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更是奠定了他作为小说大家、散文大师的崇高地位。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横跨十九和二十世纪，一生著作等身，创作宏富，其全集已经出到一百多卷，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多产作家。

列·托尔斯泰被人誉为“人类的良心”，他从一开始创作起，就形成了以道德的自我完善理念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如一条红线一般贯穿其创作始终。在对个人与社会、当下与历史的深沉思考中，形成了精细刻画人物个性心理形

成及成熟过程的创作风格，善于充分展示人物内心的深刻矛盾。

托尔斯泰的作品浩如烟海，业已介绍到中文里来的尚不足十分之一。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更是以蠡测海，以管窥豹。虽然收入这本小册子里的，都是些小篇什，但在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中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托尔斯泰后期创作的作品。

托尔斯泰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的文学就像一张一面写满了字的纸，现在，该是把纸翻过来，从它的背面书写的时候了。我们不难猜到，托翁在此所说的，不仅包括内容，而且也包括作品的艺术形式。

的确，这些作品与托尔斯泰早、中期创作相比，具有很显著的差异。

且看《舞会之后》，它采用了对比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与早期相比（如《琉森》），这里的对比更含蓄、更隐蔽。早期作品中，作者往往会忍不住站在台前，品评人物，充当角色，而在这里，作者却隐在幕后，让人物自己现身说法，自我揭露。小说的叙事人最后的态度，虽有消极之嫌，但不愿同流合污的用意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与此同时，《为什么？》却不然，这是一篇充满悲愤之情的较长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愤怒揭露沙皇对异族人民的残酷镇压，歌颂了敢于揭竿而起反抗沙皇血腥统治的波兰人民，表现了托尔斯泰民主主义的正义立场。《三死》则将笔触深入到对人生的哲理认识的意义空间，表现了托尔斯泰创作中另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回归自然。无论死在世间的形态有何种差异，在死神面前，是不分什么贵贱高低的。与此同时，揭露

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人们之间关系的伪善，也是这部小说中重要的主题。《克莱采奏鸣曲》则要更为复杂，它表现了阶级社会中男女即两性关系中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男主人公误杀其妻的根源，在于主人公在那一社会中所习染的男子中心意识和对女性的私有者观念：非理性的后面隐藏着深刻的理性。《谢尔盖神父》则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人的社会关系的虚伪和反自然：卡萨茨基只是当他遍历了世俗和宗教两界之后，才得到精神的觉醒：人类的生活是多么不合乎自然啊！

列·托尔斯泰研究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但我们相信这里介绍给读者的几篇作品，当能丰富我们对列·托尔斯泰的多方面认识。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我们虔诚地希望国内托尔斯泰研究专家们，对我们的评述包括译文，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指正。

张 冰

1998年6月2日夜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第一辑

卡尔美拉	(意)德·亚米契斯 著 吕同六、夏丐尊 译
地下室手记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陈尘译
三怪客	(英)托马斯·哈代 著 张玲 张扬译
卡门	(法)梅里美 著 余中先译
套中人	(俄)契诃夫 著 李辉凡译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斯特凡·茨威格 著 韩耀成译
黛依丝	(法)阿纳托尔·法朗士 著 吴岳添译
沙漠里的爱情	(法)巴尔扎克 著 郑克鲁译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吴然译
热爱生命	(美)杰克·伦敦 著 胡春兰译

第二辑

- 喀布尔人 (印)泰戈尔著
冰心 倪培耕译
- 地狱变 (日)芥川龙之介著
楼适夷 文洁若等译
- 美妇人 (英)戴·赫·劳伦斯著
文美惠译
- 谢尔盖神父 (俄)列·托尔斯泰著
蒋路 张冰译
- 灯塔看守 (波兰)亨利克·显克维奇著
林洪亮译
- 化身博士 (英)罗·路·斯蒂文森著
赵毅衡 马海良译
- 孽卵 (俄)米·布尔加科夫著
周启超译
- 百万英镑 (美)马克·吐温著
胡春兰 侯明古译
- 黛西·米勒 (美)亨利·詹姆斯著
高兴 邹海苍译
- 斯居戴里小姐 (德)恩·台·阿·霍夫曼著
陈恕林 韩世忠译

目

录

致读者.....	(1)
前 言.....	(1)
舞会以后.....	(1)
为什么?	(14)
三 死	(46)
谢尔盖神父	(64)
克莱采奏鸣曲.....	(124)

舞会以后

“你们是说，一个人本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环境，是环境坑害人。我却认为问题全在机缘。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们谈到，为了使个人趋于完善，首先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接着，人人敬重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说起来。其实谁也没有说过人自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个习惯，总爱解释他自己在谈话中产生的想法，随后为了证实这些想法，讲起他生活里的插曲来。他时常把促使他讲话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只管全神贯注地讲下去，而且讲得很诚恳、很真实。

现在他也是这样做的。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整个生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由于

环境，完全是由别的缘故。”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道。

“这可说来话长了。要讲上一大篇，你们才会明白。”

“您就讲一讲吧。”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沉思了一下，摇了摇头。

“是啊，”他说，“我的整个生活在一个夜晚，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正在热烈地恋爱。我恋爱过多次，可是这一次爱得最热烈。事情早过去了，她的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她叫 Б——，是的，瓦莲卡·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出她的姓氏，“她到了五十岁还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她简直能叫人入迷：修长、苗条、优雅、端庄——正是端庄。她总是把身子挺得笔直，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同时又微微仰起她的头，这配上她的姣美的容貌和修长的身材——虽然她并不丰满，甚至可以说是清瘦，——就使她显出一种威仪万千的气概，要不是她的嘴边、她的迷人的明亮的眼睛里，以及她那可爱的年轻的全身有那么一抹亲切的、永远愉快的微笑，人家便不敢接近她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多么会渲染！”

“但是无论怎么渲染，也没法渲染得使你们能够明白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讲的事情出在四十年代，那时候我是一所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

事还是坏事：那时我们大学里没有任何小组^①，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是年轻，照青年时代特有的方式过生活：除了学习，就是玩乐。我是一个很愉快活泼的小伙子，况且家境又富裕。我有一匹烈性的溜蹄快马，我常常陪小姐们上山滑雪（溜冰还没有流行），跟同学们饮酒作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没有钱就什么也不喝，可不像现在这样改喝伏特加）。但是我的主要乐趣在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跳舞跳得很好，人也不算丑陋。”

“得啦，不必太谦虚，”一位交谈的女士插嘴道，“我们不是见过您一张旧式的银版照片吗？您不但不丑，还是一个美男子哩。”

“美男子就美男子吧，反正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正当我狂热地爱着她的期间，我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参加了本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一位忠厚长者，豪友好客的侍从官。他的太太接待了我，她也像他一样忠厚，穿一件深咖啡色的丝绒长衫，戴一副钻石头饰^②，她袒露着衰老可是丰腴白净的肩膀和胸脯，如同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③的画像上描画的那样。这是一次绝妙的舞会：设有乐队楼厢的富丽的舞厅，来自爱好音乐的地主之家的、当时有名的农奴乐师，丰美的菜肴，喝不完的香槟。我虽然也喜欢香槟，但是并没有喝，因为不用喝酒我就醉了，陶醉在爱情中了，不过我跳

^①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各种小组，探讨哲学和文学问题，传播先进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

^② 一种金链或绒布带，当中镶一颗宝石，束在额头上，作为装饰。

^③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是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一年的俄国女皇。

舞却跳得筋疲力尽——又跳卡德里尔舞，又跳华尔兹舞，又跳波尔卡舞，自然是尽可能跟瓦莲卡跳。她身穿白色长衫，束着粉红腰带，一双白羊皮手套差点儿齐到她的纤瘦的、尖尖的肘部，脚上是白净的缎鞋。玛祖尔卡舞开始的时候，有人抢掉了我的机会：她刚一进场，讨厌透顶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他——就邀请了她，我因为上理发店去买手套^①，来晚了一步。所以我跳玛祖尔卡舞的女伴不是瓦莲卡，而是一位德国小姐，从前我也曾稍稍向她献过殷勤。可是这天晚上我对她恐怕很不礼貌，既没有跟她说话，也没有望她一眼，我只看见那个穿白衣衫、束粉红腰带的修长苗条的身影，只看见她的晖朗、红润、有酒窝的脸蛋和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大家都望着她，欣赏她，男人欣赏她，女人也欣赏她，虽然她盖过了她们所有的人。不能不欣赏她啊。

“照规矩应该说，我不是她跳玛祖尔卡舞的舞伴，而实际上，我几乎一直都在跟她跳。她大大方方地穿过整个舞厅，径直向我走来，我不待邀请，就连忙站了起来，她微微一笑，酬答我的机灵。当我们^②被领到她的跟前而她没有猜出我的代号^③时，她只好把手伸给别人，耸耸她的纤瘦的肩膀，向我微笑，表示惋惜和安慰。当大家在玛祖尔卡舞中变出花样，插进华尔兹的时候，我跟她跳了很久的华尔

① 有些理发店兼卖手套、领带等。

② 指他和另一个男舞伴。

③ 男舞伴必须给自己选定一个代号，如“温顺”或“骄傲”、“喜悦”或“悲哀”之类，跳舞以前，两个男舞伴由第三者领到女舞伴面前，请她猜测代号，被猜中的就可以跟她跳舞。